

## 真假糖尿病：从胡适的糖尿病说起

谷晓阳<sup>1</sup> 甄橙<sup>2</sup> 李乃适<sup>3</sup>

<sup>1</sup>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学与医学史学系,北京 100069;<sup>2</sup>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 100191;<sup>3</sup>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内分泌重点实验室 100730

通信作者:甄橙,Email:zhencheng@bjmu.edu.cn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一般项目(SM201910025002);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个人项目(2017000020124G147)

DOI: 10.3760/cma.j.issn.1674-5809.2019.05.011

**【摘要】** 胡适是近代中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一直以来,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中就有“胡适患糖尿病”之传闻。本文以该事件为切入点,通过追寻史料记载,推理重塑其疾病真相,讨论相关传闻和争论的成因,简要回顾和分析了 20 世纪初期我国糖尿病诊断、鉴别诊断的历史。

### The mystery of Hu Shih's diabetes and history of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for diabetes

Gu Xiaoyang<sup>1</sup>, Zhen Cheng<sup>2</sup>, Li Naishi<sup>3</sup>

<sup>1</sup>Department of Medical Ethics and History, School of Medical Humanities,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sup>2</sup>Center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Health Humanit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sup>3</sup>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Key Laboratory of Endocrinology of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en Cheng, Email: zhencheng@bjmu.edu.cn

**【Abstract】** It's widely rumoured that Hu Shih,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Chinese philosophers and essayists in Republican China, has diabetes. By going through his diary and relevant materials, the authors tried to find the truth of his disease. Furthermore, the social and medical backgrounds of such rumour was discussed. The history of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diabet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China w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at background.

胡适是近代中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一直以来,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中就有“胡适患糖尿病”之传闻。以“胡适”、“糖尿病”为关键词在民国期刊报纸和今日的互联网、数据库内进行检索,即可发现相关传闻和争论从民国延续至今。本文拟以“胡适患糖尿病”一事为切入点,通过追寻推理其疾病真相,讨论相关传闻、争论的形成原因,回顾和分析 20 世纪初期我国糖尿病诊断、鉴别诊断的历史。

#### 一、胡适是否患糖尿病

胡适自年轻时便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对自己的健康颇为在意,故日记年谱中有许多患病情况及诊疗记录。1920 到 1922 年间,胡适多次在日记中提及自己有腿脚肿痛,尿检偶有尿蛋白阳性,却始终未能确诊患有何病。1920 年,他经北京名中医陆仲安治疗后病情好转。次年,胡适为表达感激,应邀为陆仲安珍藏的《秋室研经图》题词:“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

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sup>[1]</sup>。

从胡适后来的日记中可得知,这里所谓的“病好了”只是症状暂缓。1922 年 11 月中旬,胡适身体不适,记录自己脚肿像“前年起病时状况”,此外还有两腿酸痛、口干、小便增多的症状<sup>[2]</sup>。12 月末,胡适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这位名人刚一入院,报纸上便有不少猜测,胡适在出院后立刻刊文说明了病情:“我因发现糖尿,从十二月二十九日起,来住在亚洲第一个设备最完全的医院,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此次诊察的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sup>[3]</sup>。

尽管协和医院给出“不是糖尿病”的诊断,胡适也及时发表声明,但报纸和期刊上关于“胡适患糖尿病”、“陆仲安治好了西医未能治疗的糖尿病”之类的说法还是层出不穷。民国时期大力提倡中西医汇通的名医张锡纯就曾在作品中提到:“尝阅申报有胡适之者,因病消渴,求治于北京协和医院,久而无效,惧而旋里,亦以为无药可医矣。其友劝其延

中医治疗,服药竟愈”<sup>[4]</sup>。民国另一位名中医陈存仁也在著作中提及陆仲安治好胡适糖尿病一事。1958年,一位患糖尿病的高中生读罢前者作品,写信向胡适求证,胡适回复到:“你看见一本医书上说,我曾患糖尿病,经陆仲安医好,其药方为黄芪四两……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sup>[1]</sup>。1961年,《民族晚报》又重提该事,胡适重申:“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sup>[1]</sup>。

由上文可推知,胡适患糖尿病一说应为误传,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值得思考。首先,信息传播失实是最重要的因素,胡适确实曾被疑诊糖尿病,他的一些症状也的确在陆仲安诊疗后好转,许多人不经考证便将两次事件混为一体,拼凑了不符合当事人记述、亦不合医学史实的故事。其次,有一部分人看到胡适本人的声明,却不肯相信他的陈述。民国时期,中西医的冲突、论争颇为激烈。胡适作为提倡西学的新文化运动旗手,十分认可和推崇西医学,于是,便有人推想胡适故意隐瞒中医在自己疾病治疗中的作用。这种说法甚至延续至今:“当时关于陆先生治愈胡适糖尿病的事也未予报道。胡也感到很尴尬,对此事不承认也不否认,但事实是掩盖不住的”<sup>[5]</sup>。不过,笔者认为,评价“胡适患糖尿病”这一公案,尤其是评价当时一些中医对“陆仲安治好了胡适的糖尿病”之笃信,还需要结合彼时的医学发展来理解。20世纪初期,中国关于糖尿病的疾病概念、疾病诊断和鉴别诊断标准尚在逐步形成之中,很多人可能会把肾脏病变导致的尿糖混入糖尿病的范畴,或者将中医概念体系下的消渴等同于糖尿病。

## 二、病变在胰否:真假糖尿病

关于糖尿病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公元前1550年左右的埃及,人们曾将它归结为基于体液学说的全身性疾病,后来又认为病灶在胃部、肾脏等处。直到19世纪,朗格汉斯(Paul Langerhans)发现胰岛,明可夫斯基(Oskar Minkowski)等人通过胰腺切除术成功建立了糖尿病的动物模型,糖尿病和胰腺的关系才被确立起来<sup>[6]</sup>。

1911年,西医学界已知如果缺乏了胰腺分泌的某种“能降低血糖的物质”,就会导致糖尿病。但胰腺病变只是糖尿病病因理论之一,肝脏、甲状腺、大脑病变、遗传和精神神经因素致病论都在医学界有一定影响<sup>[7]</sup>。当时的一本医学讲义中将糖尿病发病原因总结为:(1)遗传;(2)延髓部器质性改变影响糖的排泄;(3)肝脏疾病影响糖原代谢;(4)大脑及胰腺病变<sup>[8]</sup>。随着内分泌学研究进展,胰腺在糖尿病发病中的病理学意义越来越受关注。1919年,北美糖尿病权威之一艾伦(Frederick Allen)再次强调了胰腺在糖尿病发病中的作用:“糖尿病的糖代谢失衡是由于缺乏‘从胰腺产生的某种物质’……可以设想正常人血液中过量的糖会作为直接或间接的刺激源刺激胰腺,胰腺释放更多的内分泌物质而多余的糖分就被自动代谢了。在患糖尿病时,胰腺功能减弱了。”<sup>[9]</sup>

以胰腺内分泌来解释糖尿病病因逐渐在医学界获得认

可<sup>[10]</sup>。1921年,协和医学院年报中写到缺乏胰腺内分泌物质正是引起糖尿症状或糖尿病的原因<sup>[11]</sup>。1921到1922年,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提取胰岛素,并将之用于临床试验,挽救了一名濒死糖尿病患儿的生命<sup>[12]</sup>。这给糖尿病的胰腺内分泌病因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1923年2月,北京协和医学院时任校长麦克林(Franklin McLean)在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组织之一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的学术会议上发言,首次在中国介绍了胰岛素在北美的使用情况。他总结说,胰岛素是动物体内碳水化合物代谢所必需的。胰腺的朗格汉斯岛产生胰岛素,而糖尿病症状是因为胰腺的这一功能出现问题。外源补充的胰岛素之所以会起效也正是因为它能够补充病理情况下机体自身胰岛素的缺乏<sup>[13]</sup>。

胰岛素分泌不足与糖尿病的关系被民国许多西医广泛接纳,多位中医医家亦认可此种观点<sup>[14]</sup>。正如内分泌代谢病专家王叔威所说,在当时“糖尿病因胰腺内兰格罕氏(注:原文如此,指Langerhans)小岛细胞之功能不良而来,已无异议”<sup>[15]</sup>。西医医师们开始强调鉴别诊断,区分出胰腺有问题的“真”糖尿病和“假”糖尿病。只有“胰腺岛部之内分泌减少而起者”才是真正的糖尿病<sup>[16]</sup>,而“营养时性之糖尿现象”(一时进食糖过多)、“暂时性的糖尿病象”(如各种急性传染病引起的糖尿),症候式的糖尿病(如肝、肾病变引起的糖尿)<sup>[17]</sup>皆不能纳入糖尿病的疾病范畴。要鉴别出肾性糖尿和一过性糖尿等非胰腺性的、“假的”糖尿病,血糖检查不可或缺<sup>[18]</sup>。至1940年,通过观察口服葡萄糖后血糖曲线的变化来鉴别肾性糖尿等方法已经成为医学教材《内科诊断学》中新陈代谢病一节的重要内容<sup>[19]</sup>。

## 三、中西医之别:消渴和糖尿病

20世纪初,医生们除了开始区别胰腺病变引起的糖尿和其他原因的糖尿,还在试图将糖尿病和中医传统典籍中记载的消渴区分开。消渴是以烦渴、多饮、多食、多尿、疲乏、消瘦为典型症状的中医常见疾病,与之相关的还有“三消”、“消中”、“消瘴”等概念。它和糖尿病存在着密切联系却并不相同<sup>[20]</sup>。以多饮多尿为表现的甲亢、尿崩症等都可能被诊为消渴,而没有任何症状、血糖检测异常的糖尿病患者则在消渴的概念体系里却是“正常人”。

民国时期,有不少医家、患者将消渴与糖尿病混为一谈,前文提及的张锡纯曾言“消渴,即西医所谓糖尿病”,中医俞慎初亦认为“下消症即糖尿病”<sup>[21]</sup>。胡适本人也曾说过“糖尿病……此病旧名[消渴]”<sup>[1]</sup>。德国中医汉学家满晰博(Manfired Porkert)从认识论角度剖析了糖尿病和消渴的定义、诊断,认为两者属于“不可通约”的解释体系,不应该将其中一套体系的医学术语应用于另一套<sup>[22]</sup>。在中医之消渴和西医之糖尿病之间简单画上等号会造成疾病诊疗方面的许多问题。

消渴之诊断依赖患者感知的症状和医生的问诊、查体,而糖尿病的诊断中实验室检查不可或缺。早在1911年,就有中国医生强调尿检在糖尿病诊断中的重要性:“欲鉴别糖

尿病必以全体诊查及检尿为根据”<sup>[8]</sup>。1917年,在华传教士医生怀敦干(George Duncan Whyte)呼吁各个医院都应把尿检作为常规检查来筛查糖尿病<sup>[23]</sup>。1937年,同仁会青岛医院内科主任提出中国人的糖尿病患者并不少于外国人,只是中国人检尿机会较少,“检尿次数愈多,则发现轻度糖尿之机会亦愈多”<sup>[18]</sup>。

混淆消渴和糖尿病也常常造成对疾病预后的误解。20世纪初,中国已有许多医师反复强调糖尿病的不可治愈性:胰岛素“非疗根之药”<sup>[24]</sup>，“糖尿病是不能完全复原的。有些年青的和极少数的年老的糖尿病患者,据说是治好了,但是这种可靠的报告是非常的稀少。许多据说是已经‘痊愈’的不过是‘制止’了而已”<sup>[25]</sup>。而消渴“诊断法大致全凭症状……一般医家不明此理,偶见症状消退,便以为治愈”<sup>[26]</sup>。将糖尿病与消渴混为一谈,将前者基于尿糖、血糖检查的诊断标准与后者基于症状的诊断标准相混淆,便极易容易催生出“治愈糖尿病”的言论和看法。

行文至此,再次审视“胡适的糖尿病”,可以发现这是一个20世纪初期关于糖尿病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有趣病例:一位有消渴相关症状、极可能患有肾病、或许出现过肾性糖尿病的患者被疑诊为糖尿病,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通过血液和尿液等检查完成了西医学的鉴别诊断,排除了糖尿病。而由于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疾病解释方法不同,当时对糖尿病的认知亦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加之中西医冲突和论争的特殊社会环境,关于胡适的糖尿病产生了诸多解读,滋生了延续至今的谣传与误解。

围绕“胡适是否患糖尿病”这一案例,本文回顾了20世纪初中国糖尿病学史的些许片段。很多时候,医学的历史不仅仅是追寻名医大家的成长轨迹或者追溯学术团体的组建发展,患者的诊疗经历也可以成为医学发展的历史佐证,加深我们对医学的理解,为我们揭示医学历史中丰富多样的图景。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 参 考 文 献

- [1] 胡颂平.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 校订版. 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419, 421, 436-437, 516-518, 2671, 3539, 3689.
- [2] 胡适著. 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3(1919-1922)[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82-883.
- [3] 胡适. 雜感:“胡適先生到底怎樣?”[J]. 努力周报,1923,36:3.
- [4] 张锡纯著. 滋脾饮:医学衷中参西录[M]. 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78-80.
- [5] 毛德西. 疗效改变了胡适的偏见[N]. 中国中医药报, 2007-4-25(5).
- [6] Tattersall R. Diabetes: the biograph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53.
- [7] Furdell EL. Fatal thirst: diabetes in Britain until insulin[M]. Boston: Brill,2009:148.
- [8] 丁福保. 诊断书举隅:第八号(糖尿病)[J]. 函授新医学讲义, 1911,12:18-21.
- [9] Frederick M. Allen. Total dietary regul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R]. New York: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1919: 58.
- [10] 章一心. 糖尿病之治疗[J]. 医学杂志, 1920, 1: 13-44.
- [11]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Dedication ceremonies and medical conference[R]. Peking: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21: 122-123.
- [12] Bliss M. The discovery of insulin[M]. 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82.
- [13] McLean FC. The present status of insulin therapy in diabetes [J]. Chin Med J, 1923, 137(3-4): 205-214.
- [14] 沈仲圭. 糖尿病浅说[J]. 卫生杂志, 1936, 4(1): 4-5.
- [15] 王叔咸. 糖尿病治疗之检讨[J]. 医文摘要, 1948, 2(12): 597-603.
- [16] 倪章祺. 糖尿病疗法[J]. 中华医学杂志, 1929, 15(4): 377-385.
- [17] 郭秉宽. 从眼科观点上对于糖尿病之几种观察[J]. 同济医学季刊, 1937, 7(2): 224-235.
- [18] 尾河顺太郎. 关于中国人之糖尿病及糖尿病治疗之卑见[J]. 同仁医学, 1937, 10(12): 1210-1218.
- [19] 赵师震. 内科诊断学[M]. 上海:中华书局, 1940: 284-285.
- [20] 庄乾竹, 赵艳, 库宇. 古代消渴病学术史研究[J].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9, 4(9): 612-615. DOI: 10.3969 / j. issn. 1673-6613. 2009. 09. 002.
- [21] 俞慎初. 糖尿病症治概论[J]. 医锋月刊, 1936, 1(1): 2-4.
- [22] Manfred porkert epistemological fashions in interpreting disease.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western terminolog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cientific tradi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llustrated by the case of diabetes mellitus VS. sitis diffundens [shiao-k' o ]. in Dietrich v. Engelhard ed. Diabetes Its Med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utlines — Texts — Bibliography[M].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89: 143-159.
- [23] Joint Medical Conference, Canton, Meeting of C. M. M. A. [J]. Chin Med J, 1917, 31(2): 130-131.
- [24] 高镜朗. 岛精[J]. 中华医学杂志, 1923, 9(4): 169-179.
- [25] 猷先. 糖尿病(附表)[J]. 医学周刊集, 1931, 4: 106-110.
- [26] 李涛. 中国的糖尿病考[J]. 中华医学杂志, 1937, 23(8): 1060-1066.

(收稿日期:2019-02-01)

(本文编辑:杨颖)